

西

夏

書

事

西夏書事卷二十六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元豐五年遼太康八年夏大安八年春正月遼人爲國請

和

遼燕京留守司委涿州牒雄州云夏國來稱南朝
兵起無名不測事端請全兩國之歡言尋舊好神
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昨邊臣言秉常見爲母
黨囚辱比令移問事端同惡不報繼引兵數萬侵
犯我邊義當征討今以屢遭敗衄遣使詭情陳露

意在間貳想彼必已悉察遼得此移遂不復言

割地求成于西蕃董瓊

初董瓊遣兵從王師西討神宗以其協濟軍威事功可紀由長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部下首領皆賜秩有差梁氏見其勢盛欲與之通好許割研龍城以西地約云如歸我卽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瓊拒不許

脩南牟城

南牟倚天都山葫蘆河形勝自李憲殘破宮殿皆

毀蕃部族帳遷徙無依梁氏使乙埋修復之近天
都創立七堡量兵爲守已聞秦鳳副總管張守約
引兵出塞乃撤役還

二月獻俘于遼

鳴沙之戰獲寧遠砦監押張天益遣使并軍需獻
之富弼曰靈州之役中國竭公私之力以事誅
討未能大創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馬取吾器械收
吾金帛糧食以貽北敵借兵求援共爲邊患豈非
反增強捍乎

卷之二十一
二
屯兵宥州以援山界降戶

中國五路兵入界蕃部降者不下數萬帳所失義
合吳堡塞門浮圖諸砦並據橫山界分梁氏悉放
降部家屬入內地使煽誘之又于宥州屯兵數萬
謀入塞門及保安軍界潛行應接謀者以告神宗
詔沈括于元管新附山羌內多方羈察勿令竊逸
于是降人不敢動

掠定西城

定西卽夏國西使城神宗賜名屬蘭州梁氏令衙

頭首領縱人馬入界掠商人及戍卒

禹藏花麻請內投不果

初花麻棄西使城入興州以覬兵勢已五路兵還
花麻不能內達久之遣使送蕃字文自陳情款期
于三月辛卯由堅博坡投附請中國發兵接應神
宗令李憲經畫之會以三月四日孫晞渡河被獲
遂不果

遣兵襲西蕃不果行

梁氏見董擅不肯與和起兵將襲之董擅知其謀

遣使以蕃字文告中國曰夏人通好前經拒絕已訓練甲兵俟從進討神宗詔苗授李憲等師行有期卽預以告梁氏懼而止

三月截歸漢蕃落于黃河渡殺蘭州供奉官孫晞黃河北有哆親哩那沒桑一帳共十五口約內投新順部落哆陵言于知蘭州李浩乞發船接取浩差孫晞應之夏人設計誘晞過河殺之水中并執哆陵兵士十餘人

宥州觀察使格衆將兵犯鄜州戰敗被執

國中鳴沙城西扼靈武北臨大河距鎮戎軍熙寧
砦四百餘里梁氏聞中國謀築堡砦直達鳴沙遣
格衆將兵三萬屯金湯境入窺鄜州知延州沈括
使副總管曲珍率步騎二萬治師東川聲言出鄜
延東道襲葭蘆城梁氏悉衆備東方珍師行數里
返旆而西三日掩至永平川格衆不虞兵至倉猝
迎戰大敗被執喪士卒二千餘人

夏四月遣兵扼明堂川以保葭蘆敗還

沈括旣俘格衆議乘勝取葭蘆城遣曲珍屯綏德

城梁氏發兵萬人扼明堂川險要以拒珍不得進
括陰遣別將李儀自河東客臺津夜絕河以襲葭
蘆河東將訾虎率麟豐精甲會之夏兵回救與儀
等戰大敗珍遂取葭蘆

復因遼人請和于董瓊

梁氏慮西蕃與中國合累使請和不獲邀遼國使
者同至青唐說之董瓊以荷宋厚恩義不敢負辭
五月都統軍嵬名妹精嵬副統軍訛勃遇寇淮安鎮
敗死

梁氏自三月中點集河內西涼府囉囉嶺及甘肅瓜沙州民十人發九齊赴興州議大舉令妹精嵬訛勃遇將兵數萬入環慶掠淮安鎮蕃官訛臍僨知以報守將張守約合諸路兵掩擊兩人戰敗皆死首沒者三十八人失銅印及兵符軍書器械無算

六月譟者移都入鄜延被獲

移都本鄜延弓箭手熙寧中被俘隸衙頭祇候殿直屈埋部下遣入鄜延僨事戍兵執訊之稱衙頭

復集人馬將侵延安諸路經畧司以聞神宗令究
實以報

遣使貢于遼

梁氏謀侵中國遣使進奉于遼必以兵事告

秋七月大舉寇鎮戎軍與三川砦巡檢使王貴戰敗
之

梁氏責淮安之敗集十二監軍司兵及諸州僧道
會于鐵牟天都二山沒烟峽葫蘆河諸處各賚五
月糧入寇至鎮戎故逡巡不進三川砦巡檢王貴

視爲怯卒衆過濶索闢夏兵張兩翼擊之貴大敗走

分掠燬斗平

梁氏分鐵牟山衆五千入熙河至燬斗平新堡外殺掠漢蕃人口驅羊馬數千而回

誘蕃族奔雅等降

奔雅乃甘谷城歸順首領棹聚馬移部下軍使梁氏數使人招誘奔雅與其屬二十九人馬二十餘匹走回夏國

八月寇神木堡殺巡檢使高素

梁氏復于衙頭選募蕃部敢戰者使爲酋領率兵入麟州圍新築神木堡高素與監押賈默出戰默衆先潰素被殺

九月統軍葉悖麻咩訛埋以兵爭永樂不戰而還

初中國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种謗復謀規取橫山遣子樸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

宥州又其次修夏州則三州鼎峙橫山之地已囊

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沈括

亦請築烏延古城

沈括奏議烏延土地膏腴去鹽池不遠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

望宥州不過四十里最爲衝要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夏人不得

絕磧爲寇神宗使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與諤

議禧至鄜延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

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

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謬以其地依山

無水泉極言不可神宗不聽永樂接宥州附橫山
夏國所必爭葉悖麻等以六監軍司兵三十萬屯
涇原北賚百日糧俟官軍出塞擊之聞城工興遣
卒數千渡無定河覘役不戰遽退禧以爲怯遂不
設備

分兵寇綏德急攻永樂破之殺給事中徐禧等燿兵
于米脂城下

禧等急城永樂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率衆
還米脂以兵萬人屬副總管曲珍屯守時沈括引

鄜延兵並塞悖麻懼其赴援遣首領陵吉阿遇分
兵萬人南趨綏德城中羌三百將翻城應阿遇弟
興嫩以告括回兵捕誅反者阿遇乃退悖麻聞
括兵入塞悉衆自明堂川入駐河西與夏州烽臺
相對禧率兵赴救大將高永能請及未陣擊之禧
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率士卒拒戰夏
步卒謂步跋子多山間部落上下山坡出入溪澗
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騎兵謂鐵鶴子尤驍健倏
忽百里往來若飛凡山谷險要處用步跋子掩擊

遇平原曠野可以馳騁則用鐵鶴子奔衝是日悖
麻先縱鐵鶴軍渡河曲珍望見白禧曰此銳卒也
當半渡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不可當也禧不從
鐵騎旣渡震盪馳突大衆繼之禧衆大敗將校寇
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等盡沒禧收餘衆
入城悖麻圍之厚數重游騎直掠米脂且據其水
砦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又以兵絕要害使援
兵餽運不得前一日呼城上講和禧使裨將呂文
惠至帳前悖麻坐文惠于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

當使曲太尉來禧又使呂整景思誼偕行語言不

協髡思誼囚之夜半環城急攻城遂陷

李氏長編永樂之役

初總兵至乃梁上點逡巡十餘日每日支分萬人持鍬鋤掘城爲城上擊死者旋卽搜去或覆以土不欲官軍見也後仁多陵丁兵至驅蕃丁蟻附而進死者列布城下晝夜急攻遂陷之與宋史夏國

傳禧與李舜舉李稷高永能馬貴皆死

李氏長編云禧不知

所終或云禧實不死有自敵還者嘗見之與宋史異惟曲珍李浦呂整縋城

徒跣走免悖麻進圍米脂城耀兵三日而還

史

臣曰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
譖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

覆敗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

按續綱目書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蓋以禧志大才疎喪師辱國爲後世笑然以七萬疲役之師當三十萬豕突之衆卽順永能之請納曲珍之謀衆寡已屬不支况城又依山遠水樵汲無資種謂高坐延安挾嫌不救勢窮援絕永樂之陷雖智者亦難爲謀而必責禧以復諫失機猶未爲至論也

執晉州進士邢逢原諭降不屈

逢原叅徐禧幕城陷爲夏兵所掠悖麻諭之降不從乃繫以歸後元祐中放還哲宗令爲本州文學賜袍笏還里

葬延安孝女孟氏

孟氏延安人隨父戍永樂兵敗父戰歿女呼號徒步入城中求得父屍大慟五日而死夏人憐之并其父葬焉

按女子之德節孝爲先自劉向傳列女後世史

乘咸遵之所以昭女則而垂閨範者深也然朱
子作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書賢后書
烈婦書女子爲帝書女子將兵而女孝無聞焉
豈以事屬閨幃無關治平大計乎抑女之孝者
實鮮與今夏俗賤女貴男乃見孟氏至孝憐而
葬之則知彰善之心不殊方域特無有以動之
耳

冬十月西蕃首領董瓊來攻破斫龍城

董瓊聞夏國兵東出令其養子阿里骨首領鬼章

等領兵攻斫龍齧哆等城破之盡俘其衆遣使入熙河獻捷經畧司以聞神宗令具有功首領姓名賜錄有差

十一月西南都統嵬名濟遺書涇原請和

梁氏自永樂得志之後與乙埋葉悖麻等謀復往年失地畏涇原兵盛僞以書繫矢射鎮戎軍境上總管劉昌祚以白經畧司盧秉秉毀之不報嵬名濟又遣所得俘囚賚書遺秉宋史夏國傳遺書涇原總管劉昌祚茲依長編李氏云夏國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謹致書于涇

原經畧司昨于兵興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贊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于所事不得不然耳夫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士疆殘入黎庶是乖中國之本爲外邦羞昨日朝廷暴興兵甲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營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城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蓋朝廷于夏國非不經營五路進討之

謀諸邊肆撓之策皆嘗用之矣知微倖之無成故
終于樂天事小之道况夏國提封二萬里帶甲數
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敵鄰北有大遼爲我強援若
乘間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卽念天民
無辜受此塗炭故國主見伐之後夙夜思念謂自
祖宗之世八十餘年臣事中國貢禮無或虧朝賀
未嘗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旣阻君
臣之分不交載省厥由悵然何已濟遂探主意敢
移音翰伏維經畧以謀畧幹西事凡生民利病宗

社安危皆得別白言之蓋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
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
後喻今天下倒懸之望正在英才經畧何不進讜
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
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秉上其書神宗
詔秉諭夏人依故事于鄜延自通

西蕃益麻黨征來降

黨征董摶弟初梁氏以官爵啖董摶父子拒不
黨征心慕之乘間走投夏國梁氏使居于懷德軍

宋史鄭驥傳喚廝囉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璫入朝其弟益麻黨征走西夏攻吐蕃董璫傳及汪藻青唐錄董璫生平

未嘗親覲驥傳疑誤

元豐六年

遼太康九年

夏大安九年春正月遣使如鄜延

梁氏佯遵涇原經畧司諭遣人賚文字至鄜延請入貢知延州趙高不敢受

二月寇蘭州陷東西兩關堡

先是梁乙埋遣數十騎至蘭州境北隔河呼曰吾兵已勝鄜延路俟河凍來取蘭州繼令千人哨探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數十萬衆攻陷東西兩關堡

勢張甚副總管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集死

士七百人夜縋城下持短兵襲擊夏衆驚潰爭渡

河溺死者甚衆

舊錄夏人入蘭州乘冰渡河守將王文郁縱騎擊之冰陷夏兵溺死者多餘兵忿攻破兩關堡殺官

兵將吏甚衆與神宗實錄異

附

王氏東都事畧劉昌祚傳夏人寇蘭州昌祚

遣姚兕趨宥州王愍趨納乞會率制之攷宋史
夏國傳是時宥州不聞被兵而姚兕傳亦無攻

宥州事

分掠安定堡

擄人畜無數延州出兵追之不及

進屯熙河

聞中國展築定西城梁氏令諸軍屯聚熙河備之
三月謀取米脂砦敗于葭蘆西嶺

葭蘆米脂二城裏外良田不下一二萬頃國人謂
之歇頭倉又名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出禾粟多也
自爲中國收復梁乙埋日夜圖之引兵由文萌骨
堆駐西嶺將襲米脂爲河東將薛義所敗
獲鄜延刺事人移凱殺之

河東六路鄜延最近興靈經畧司遣熟戶蕃官移
凱入界刺事監軍司捕得殺之

夏四月遣兵援巴義谿敗績

夏國兵聚巴義谿將攻蘭州李浩偵知屯駐所在
潛師掩擊夏兵退走浩追入界夏衆自吃囉瓦拱
赴援與浩兵戰大敗

五月攻麟州

知州訾虎拒之不能克

使鈴轄香遁詐降于府州

夏兵與河東將郭忠詔等戰于乜離抑真卿流二
部不勝梁氏因使香逋至府州僨事詐降于知州
折克行盡陳國中虛實請與親信人入夏招降近
上首領克行申經畧司以聞神宗詔以香逋言詞
張大未可遽信令守將密備香逋逸還

涇原官軍入水東口敗之復圍蘭州

熙寧砦硝坑堡巡檢王世隆領兵入界至水東口
梁乙埋遣衆拒之世隆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
中傷走乙埋縱兵趨臯蘭破西關堡殺管勾右侍

禁韋定盡擄所雇于闐運糧人及橐駝等物相持
九日城下死傷如積圍旣解蘭州人收積尸爲京
觀是役也有蕃部倫約入告中國得爲備故不能
大入

六月犯乾興砦

梁乙埋數犯蘭州不得志以兵侵鎮戎攻乾興砦
直過界濠殺掠人畜守將發兵稽遲飽掠而還

閏六月國主復位遣使表請修貢

梁氏淫凶人心攜貳自歲賜和市兩絕財用困乏

疋帛至十千文又以累歲交兵橫山一帶民不敢耕飢羸殆甚與乙埋等謀俾秉常復位秉常遣謨箇畔迷乞遇入貢表曰臣秉常輒罄丹衷仰塵淵聽不避再三之干瀆貴圖普率之和平前夏國累得西蕃木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兩下依舊通和緣夏國先曾請所侵疆土朝廷不從未便輕許今于五月內西蕃遣使散八昌郡丹星等到國稱得南朝語言許令夏國計會但當遣使賚表西蕃自差人引赴南朝前去

切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忘至于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檢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開日月之明擴天地之造示以大義特賜所侵俾完疆土通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倘垂慨許別効忠勤神宗賜詔曰朕以爾躬膺封爵世列藩臣職貢勤脩歲時無忘朝廷待遇恩數加隆頃以權強敢行廢辱達于于聽良用震驚數令邊臣牒問匿而不報縱其鬼蜮毒我邊陲王師徂征聲

討有罪義實扶危不獲已焉今者遣使造庭辭禮

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益所嘉納已

戒邊吏母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愈勵臣節永綏

福祿庸副眷懷

秉常上表李氏長編在元豐七年十一月宋史夏國傳在六年閏六

月攷神宗紀閏月夏主秉常請修貢許

之詔

陝西河東母輒出兵李氏所紀誤

按書復位書請修貢與前書始親政以兵犯麟

府異矣秉常能謹守此志以事中國宋與夏且交受其福惜乃一隙之明不能爲晚節之蓋也

噫

秋七月復使入謝

秉常請睦使回未逾旬卽遣蕃部移莽入熙河探
事爲經畧司所獲秉常懼中國生疑遣使入謝神
宗以其往來頻數恐有陰謀飭緣邊嚴備

八月環慶兵來襲復因遼人求和于董彊不許

傷兩溜人馬擄孳畜無數把口小首領冬至訛乘
亂走入保安軍秉常索之不得復奉表遼主請與
董彊通好以爲聲援遼再使至青唐言之董彊終

不聽

冬十月表請故疆

秉常知中國厭兵疆場之事初不自言欲其發自朝廷得以爲重神宗深覺其意惟諭河東陝西經畧司令于所復城砦謹斥堠凡徼巡毋出二三里而已秉常知不可得始遣使奉表言願修職貢乞還舊疆撤備邊戍卒永爲外藩神宗答詔曰惟爾祖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撫循倍厚歷年滋多昨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以聽命敵愾以獻功豈虞靡思弗喻朕志殺害士民抗拒

兵甲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迫使辭之效順知國政
之復常旋納懇誠祈修職貢遽披來奏論請故疆
朕惟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咎于故實匪予所私爾
其審思厥脩務體至意其地界已令鄜延經畧司
安撫使司指揮保安軍移牒宥州施行歲賜俟疆
界了日依舊

十一月使宥州蕃屬詐降不得追還賀正人使于界
上

秉常倚恃兵力自謂所求必得及請故疆不許大

酋仁多凌丁等皆謀入寇又慮緣邊壁壘堅固未
能力勝遣宥州心腹首領各率族帳內投請居新
壘以爲內應神宗令置之鄜坊丹州間凌丁等無
以爲計故事賀正人使每于仲冬月入界是時尙
未出境秉常使人追之移文保安軍言今來賀正
旦人使難議發遣也

十二月攻西蕃敗績西蕃兵入境大掠

西蕃首領阿里骨本于闐人其母給事董擅因養
爲子嘗從王師西討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

使及董瓊病革子蘭逋比先死

汪藻青唐錄初阿
里骨得幸于董瓊

妻喬氏內外咸服遂謀篡奪蘭逋比輕佻好易

服微行阿里骨使人賊殺之與宋史董瓊傳異悉

以種落付之遂嗣職

蘇轍奏議董瓊病昏憤爲阿里骨所殺

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與宋史吐蕃傳異

不敢以喪告故朝廷未之知

宋史董擅傳哲宗立加檢校太尉元祐元年

卒而高永年隨右司錄係之元豐六年十月秉常

屢次請和不得遣兵攻邈川城敗還阿里骨追逐

入境抄掠砦堡獲級甚夥仍以董擅名獻捷中國

并請出兵助討

西夏書事卷二十六終

西夏書事卷二十七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元豐七年遼太康十年夏大安十年春正月大舉攻蘭州糧匱引還

秉常集河南諸監軍司兵剋日齊駐葫蘆河游騎直至河外宣慶使李憲知必大舉益增守備秉常果以步騎八十萬圍蘭州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十晝夜不能克軍中糧盡乃解圍兵旣退城下得尸幾五萬

二月集兵練家流以爭葫蘆河

國人訛傳中國欲城葫蘆河秉常發河南北人馬
十分之九期集練家流爭之因不見漢兵謀掠諸
路中國邊吏以聞神宗以鄜延素有瑕隙恐首搜
兵鋒令經畧司厚備以待

河西塔坦國攻甘州

塔坦西蕃別種與回鶻東境相鄰乾德初嘗入貢
中國後以道遠隔絕其俗獵悍喜戰鬪輕死嗜利
與夏國世讐嘗以兵侵掠北境俘奪人民鬻之契

丹時聞夏國與中朝構兵驅其衆抄掠右廂監軍
司所熙河經畧司以聞神宗命右班殿直皇甫旦
持詔諭西蕃使結其兵共圖夏國旦至青唐羌酋
鬼章留之塚山寺不得達

按此塔坦與夏構難之始

復遣使乞蘭會二州涇原將姚麟帥師破堪哥平諸
族

秉常自蘭州挫銳之後國中叛者日衆因遣使乞
還二州壤土涇原副總管姚麟言夏人囚其主王

師是征今秉常不廢雖爲順命而二州則不可與
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以絕其望神宗命麟督
諸將入堪哥平討破諸族夏兵從葫蘆河援之不
及

三月以兵掠安豐砦

焚民居殺掠甚衆

夏四月犯安遠砦統軍葉悖麻等敗死

涇原經畧使盧秉遣將彭孫等襲破葫蘆河族帳
秉常怒使都統軍葉悖麻副統軍咩訛埋率衆圍

安遠砦守將呂真米賛拒戰慄麻訛埋兵敗被殺
二人嘗主永樂之役者知延州劉昌祚圖形以獻
是役也人馬數萬喪失殆盡士氣大沮

按永樂之役中國喪失數十萬二人之罪可勝
誅哉書敗死賤之也

六月寇德順軍殺巡檢使王友

初蔡延慶知渭州疆吏入西界攘羊馬者得輒戮
之境上告夏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安故戮以示
戒汝境若有亦當爾也夏人悅服由是不犯渭州

已延慶去縱兵二萬由第十七堡入德順軍蹊塔
嶺岔與友戰殺之

附神宗御集八月秉常使首領至青唐欲假西
蕃文字入漢議和阿里骨令首領賚董璫蕃字
表同入熙河攷李氏長編云此事不知後竟如
何又汪藻青唐錄此時阿里骨未與夏通何以
有熙河議和事

秋九月圍定西城

夏國原川子路距定西及會州之安西平西諸城

僅百里可朝發夕至秉常遣兵入熙河界圍定西
城燒燬龕谷族帳第五副將秦貴與內殿崇班韋
萬引兵拒之乃卻

冬十月監軍仁多陵丁寇涇原還至靜邊砦戰死

陵丁盧秉傳作鬼丁凶黠用事常率兵于本國西南邊出入蘭州安塞之役皆其主謀神宗募人生致之不得

時引兵十萬入涇原縱火焚草積薪漢民死者甚衆圍第十六堡陵丁素殘虐士卒不用命久攻不下盧秉遣姚麟彭孫引兵趨靜邊扼其歸路陵

丁兵還見之驚曰此天降也士卒惶懼棄主將走
凌丁戰死麟等獲其器甲以獻

蔡條叢話西羌嘴
斬囉久有古涼州

傳子童瓊死子弱羣下爭強遂大爲邊患一曰仁
多凌丁一曰青宜結鬼章而凌丁最黠鬼章其次
也蔡氏以西夏首

領屬之青唐誤

附

宋史神宗紀冬十月夏人寇熙河按九月夏

人圍定西定西乃熙河巡屬旣爲秦貴擊敗何
以十月復入熙河據李燾長編此事新紀書之
舊紀不書且定西之役朱本有賞功詔可憑熙
河則諸書無攷

十一月復攻靜邊砦殺守將白玉李貴等

秉常憤陵丁之敗遣兵復入涇原攻靜邊砦

紀作清邊砦攻清邊屬綏德軍此事據李氏長編
係涇原經畧盧秉奏其非綏德軍界可知紀疑誤

誘二人出戰佯敗入伏殺之

十二月西蕃兵入境

阿里骨遣兵掠境獲蕃部二人令首領賚蕃字書至熙州獻神宗詔依蕃丁例刺配

遣使入貢

秉常屢入寇邊備嚴不得逞大酋仁多陵丁等俱

死遵母梁氏命遣使由熙河入貢並賀正旦

元豐八年

遼大安元年

夏大安十一年春正月韋州蕃官

伯德內附

率其丁口二百五十神宗授供備庫副使本族巡
檢賜銀絹各三百

附

李氏長編正月辛巳賞皇城使呂吉等功以

熙河蘭會制置使李憲言吉等入西界大敗夏
兵斬其將色辰岱楚等攷吉等入界時月宋史

夏國傳不書

二月梁乙埋死子乙逋自爲國相

自乙埋專權數擾邊鄙延經畧使趙高遺以書言
何苦與漢爲仇恐所得不能償所失也能改之中
國必以禮待餽以錦袍銀綵乙埋亦因首渠嵬名

阿吳輩多反側顧望懷內顧憂不復自將窺塞至

是死

范百錄誌趙高墓云高旣結好乙埋因復縱
間使微泄其事國中固疑乙埋不犯漢也又

聞受吾魏果殺之宋史因之立傳攷沈括
筆談敘乙埋事甚悉不言被殺恐誌未實初諒祚

立梁后時許乙埋世襲子乙逋遂自立爲相獨秉

國政

李氏長編云乙逋不知于乙埋何如也呂大
忠奏議言夏國自梁氏兄弟用事以來虐用

其民上下怨嗟皆欲食其肉攻沈括筆談諒祚立
梁后以其弟乙埋爲家相許其世襲既而乙埋死
子乙逋嗣又章稟奏議秉常死梁乙逋挾其妹梁
氏之勢輔立非嵬名氏之種潛滋篡奪之計則乙
逋爲乙埋子秉常妻梁氏爲
乙逋妹也呂氏以爲兄弟誤

按

乙埋身爲國相去官書死不予以其相也然乙
逋秉政不由主命專亦甚矣揭書自爲與綱目

書曹操司馬懿劉裕同

三月梁乙逋犯蘭州官軍襲陵叩囉城破之

乙逋旣執政遣兵三萬屯蘭州界上將伺中國忘
襲之宣州觀察使李憲選精兵萬餘令將王文郁

由瑞博坡渡河圍陵州城克之斬五百級獲器

甲馬馳八萬餘

按乙逋初執夏政卽逞干戈故斥名書之異日

西州多事不必盡書乙逋其惡自見

宥州監軍拽厥嵬名宿兵賀蘭原與知慶州趙嵩戰

被擒

嵬名夏駙馬爲宥州正監軍宿兵賀蘭原四出倣
擾恃勝不設備嵩遣將李照甫耿端彥蕃官歸仁
分兵三路襲之嵩與端彥計曰賀蘭險要過嶺卽

沙磧使敵入平夏無由破之乃別遣三蕃官各率

輕騎五百由間道邀截歸路端彥等引大兵直抵

賀羅平嵬名率萬騎迎敵戰敗果趨平夏伏發嵬

名被擒亡失戰馬牛羊三萬餘

司馬光日記環慶路經畧司言蕃官

貝嵬等將兵討西賊獲宥州正監軍駙馬拽厥嵬名詔具功狀以聞拽厥嵬名仍押付闕與宋史趙

嵩傳

異

夏四月太原兵入左廂聚星泊三角川諸砦皆不守

夏國數遭中國掩擊族帳皆遠徙間謀莫知其詳

知太原府呂惠卿乘趙嵩賀蘭之勝遣將折克行

誓虎率步騎二萬五千人左廂聚星泊革羅浪三
角川等六砦俱爲所破喪大首領十三人士卒千
餘銅印十餘顆

五月攻葭蘆砦殺供奉官王英

自熙寧用兵以來所失砦地若環慶之安疆河東
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皆深入本國
境界勢在必爭秉常日思恢復又以李憲等兵入
界焚掠遂假復仇爲名縱兵數萬入河東攻葭蘆
砦砦居山巔形勢險絕英恃險出戰敗歿

六月遣使進慰表梁乙逋以兵犯肅遠砦

秉常以嵬名被擒用兵數敗心懷恐懼會神宗崩
遣大使丁努嵬名謨鐸副使呂則陳聿精等進慰
表梁乙逋潛使減寵族人馬入延安路攻肅遠砦
蕃官慕化與第二將戴宗扼要害力拒乃退

秋七月進攻鄜延不克

梁乙逋攻肅遠不克廣造甲兵聲言攻蘭州潛以
兵由杏子河入犯鄜延時龍安以北兵力咸弱延
安主帥患之錄事判官游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

聚石城上夏兵至急攻之守城者發石如雨被傷無算乙邇知不能克乃還兵出順寧砦保安軍巡檢張子式伏兵以待監軍嵬名理直誤入伏中力戰死之乙邇大潰還

銀夏州大旱飢

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日赤如火田野龜坼禾麥盡槁秉常遣官祈禳二十日不應民大飢羣臣咸請賑恤秉常令運甘涼諸州粟濟之

按諒祚之世靈夏大水不三月而梁氏立茲大

旱越四月而梁氏死變不虛生信哉

八月復犯鄜延

夏俗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
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于其地衆射而還以
爲厭勝乙逋偵知鄜延解嚴猝以五千衆傍城大
掠盡得其牛羊驅馬獲兵民輒射殺之爲嵬名理
直報仇已聞鄜延二州兵出擊卽全師退

轉攻三泉荒堆諸砦

荒堆三泉自鄜延直達河東中若有兵扼之則兩

路聲援猝難相應乙逋乘鄜延之勝轉攻三泉守
將拒守不支棄城遁攻荒堆荒堆麟府藩蔽主將
孫昭有幹畧清野聚糧擇蕃漢健勇者統以牙兵
登陴捍禦乙逋同姪梁阿格並馬巡城指揮攻具
昭一矢中阿格頸墜馬下乙逋怒併衆力攻城將
潰會梁氏疾作秉常遣使召還

九月遣使進助山陵

初夏國進慰表哲宗賜賚甚厚復遣官押賜遺留
銀器一千五百兩絹一千五百疋秉常使芭良嵬

名濟昂聶張聿正進助山陵馬一百匹使人兩次
赴闕辭意恭順哲宗因以奉天新歷賜之

冬十月國主母梁氏卒

梁氏善病喜服藥晚年始得孫乾順鍾愛之常躬
自提抱至是卒臨終囑秉常曰世受朝廷封爵恩
禮備隆今雖邊事未已屬續之後急宜奉遺以進
示不忘恭順之義雖瞑目無憾于是秉常遣呂則
嵬名懷通告哀哲宗詔依嘉祐元年例支賜孝賜
及安葬等物遣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絃充祭奠使

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王有言充弔慰使絃等入
界候導之人禮意頗倨迓者衣毛裘設下人坐蒙
以繆紜據禮爭不少屈秉常受詔時不下拜絃責
曰天王弔禮甚厚不可加禮乎秉常畏懼致敬

按綱目于唐中宗神龍元年書皇太后武氏崩
後儒謂武氏得罪唐室罄竹難書其惡猶以后
崩書何以誅絕既往示戒將來耶今梁氏之惡
幾同武氏仍書國主母卒善其晚蓋也觀其垂
老返政臨沒遺言知于倫常之理宗社之重尙

與武氏有間故以王侯母卒例書

十一月使告哀于遼

遼遣使弔祭

十二月以遺馬白驅入獻

梁氏卒後國中人心不一梁乙通與仁多氏分掌東西廂兵勢力相抗猜忌日深秉常不能弭其隙于是入寇之謀漸息遣使獻梁氏遺物并以臨終言告 司馬光曰秉常是歲凡四遣使矣禮雖不備卑屈稍形然竊料其意有三策焉一者冀朝廷

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
休忘陰伺間隙入爲邊患三者久自絕于上國國
中貧乏使者往來旣得賜資且可因爲市販豈真
畏服而來乎

宋哲宗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夏天安禮定元年春正月

陝西河東兩路禁私市

哲宗登極詔鄜延路以改元報夏國秉常不遣使
賀于是嚴禁邊民不許私易違者治之

二月遣使入謝賄贈

秉常點集九監軍司兵謀犯蘭州聞中國任司馬
光爲相飭邊吏曰今中朝相府得人必用仁宗故
事敢以一人一騎入邊者族于是感中國弔賄有
禮遣使貢馬謝

閏二月太白犯熒惑

術者謂國有兵喪羣臣上表請禳秉常不許

夏四月使賀卽位

夏貢使至中國詰不賀登極故使回秉常始遣首
領拔囉麻詣鄜延界首言本國差下賀登極人使

多時爲國信使未至不敢過界哲宗令經畧司移牒應之乃遣大使鼎利因豫章入賀并乞依例差官押賜登極支賜詔以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押賜至夏國

五月環慶路縱所擄人馬還

環慶蕃官浪移等硬探入夏界擄野砦戍卒五人馬四匹經畧使范純粹責以引惹邊事將所擄人馬令第三將于元捉處縱之

六月復請故地

賀登極使回未入境秉常又遣大使春約訛羅聿
副使呂則田懷榮奉表入請故地見于延和殿奏
辨久之猝抗聲云元豐西討師出無名神宗亦自
知錯哲宗怒變色起令下二府議之二府請以所
得夏國土地易回陷蕃人口于是賜詔曰前後用
兵以來所得城砦彼此未嘗交還今來所請不惟
前例甚明理難頓改兼訪在朝之論皆謂義不可
從然朕獨以永樂之師陷沒者衆每一念及良用
惻然汝倘能以見存漢人盡送歸中國復修職貢

事上益恭仍戢邊酋無犯疆土則朕必釋然尺寸
之地復何顧惜當議特降指揮據用兵以來所得
土地除元係中國舊砦及順漢西蕃境土外餘委
邊臣商畧隨宜分畫給賜汝其遵之

秋七月入賀坤成節

坤成太皇太后節也使人至京師哲宗命供備庫
使張琳押賜國主生日禮物內殿崇班安愈押賜
仲冬時服至國

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秉常孱弱無能不能服役其衆后梁氏與兄乙逋
內外用事秉常以憂憤卒時月之十日也年二十

六在位二十年改元四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

墓號獻陵長子乾順立方三歲

王氏東都事畧安
葬傳乾順才數歲

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適利于持權與梁氏立之章
案奏議夏國賊臣梁乙適與其妹輔立非嵬名氏
之種以爲國主誅逐嵬名氏
親族殆盡二說不知何據

尊母梁氏爲昭簡文穆

皇太后遣呂則罔聿謨等八人告哀哲宗輶朝三

日遣金部員外郎穆衍充祭奠使供備庫使張林

爲弔慰使賜詔曰故夏國主子乾順惟爾先人世

修職貢訃音忽至愍悼良深相與諸臣同增悲慕
惟忠可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朕
命

論曰秉常性本鴻下年又沖齡母后臨朝外戚
專政繼立十餘年祭則寡人政由甯氏益無南
面之樂久矣于是聽李清之說作歸宋之謀絕
類無知非同走險梁氏廢之不爲酷也後雖復
位進奉中朝而權落諸梁事仍舊轍觀其數侵
邊界頻索故疆若非中國厭兵西州之禍未易

解也

八月改元天儀治平

乾順幼稚梁乙逋專政勸梁氏卽月改元于是以
天安禮定元年八月爲天儀治平元年

按不逾年改元乙逋之罪也

冬十月殺歸漢蕃族

初夏國蕃族內附中國必爲招接哲宗以乾順新
立詔逐路經畧司如有夏國首領歸漢母許收納
若人數衆多不肯聽從卽量以人馬約出漢界于

是中途約回者梁乙逋悉遣人執殺之

按蕃部內附于夏爲叛不書叛夏書歸漢何病中國也

始遣使告哀于遼

秉常卒已三月乙逋方遣使至遼告哀遼主怒不行弔祭命乾順先知國事

按告哀書始著乙逋慢也

十一月入賀龍興節

進御馬五匹常馬二十五匹橐駝二十頭

十二月使賀正旦

夏自復修職貢使人入京賜予貿易得綢帛五萬
餘疋歸鬻之民正值五六千再以他物計之一使
所獲不下三十萬緡故以進奉爲利時遣使賀正
以所將物色並進太皇太后兩殿中國所賜銀綢
茶亦倍之

西夏書事卷二十七終